



【原乡切片】

沂山览胜话古今

□冯伟山

沂山,位于临朐县,是泰沂山脉东部的主峰,有“东泰山”之称。沂山脚下的东镇庙历史悠久,据《汉书》记载:西汉太初三年,武帝去泰山封禅时被“东泰山”的大名吸引,曾想来此封禅,后因其他原因只好作罢,就让祠官在山顶建了一座泰山祠,代他祭祀。自此,沂山香火日盛。

东镇庙的名气与日俱增,久而久之,就留下了大量官员及文人墨客的碑碣,遍布庙院内外,丛矗如林。据统计,东镇庙前有大小碑碣360余方,形式各异,蔚为壮观。其中,光御制碑文就有40余幢。如清康熙手书“灵气所钟”御碑、清乾隆亲笔“大东陪岳”御碑等,都是历代碑刻中的精品。这些碑刻,不光内容文采灼灼,书丹精湛,更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。

可惜,被称为“东镇碑林”的数百幢碑刻,在历史长河中损失颇多。这些看似普通的石碑,每一方都是一位亲历者,它们是故事的讲述人,也是事件的见证人。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在石碑上得以呈现,也有一些历史谜团在石碑上得以破解。后政府拨专款对东镇碑林进行挖掘、考察和修复,得到了很好的恢复。而重建的东镇庙飞檐走壁,画栋雕梁,较之从前,其规模更大,结构更巧,做工

更细,气势更峻,以阔大胸襟迎接着八方游客。

好在东镇庙里的古树犹存,唐朝的槐树、宋元的柏树和银杏树,无不枝繁叶茂,枝干直插云天。它们阅尽了人间悲喜,也经历了风雨雷电的万般洗礼,如今苍翠欲滴,蓬蓬勃勃,给东镇庙带来了无限生机。

从东镇庙上行西北2公里,就是百丈瀑布。走在曲折的石径上,时时被两旁的石壁、树木所吸引。各种杂树枝条或抱团取暖,或旁逸斜出,无不欣欣然,焕发出盎然的生机,让与它擦肩而过的游人也心生感慨。满目葱茏处,有零零散散裸露的石壁,那是黛青色的泰山石,纹理清晰,可以窥见它们不经意间组成的各种图案和景观,那是大自然的馈赠,让人称绝。

石壁上有多处题刻,其中两处是吟咏百丈瀑布的。一首是明朝宣德年有“江北第一状元”之称的马愉所写《游沂山百丈崖》。另一首是明朝隆庆年吕三才所写《题沂山瀑布泉》。两首诗的作者都是临朐本地人,一为宣德年状元,一为隆庆年进士出身,尽管时间上相隔百余年,但在当时都是满腹才华的廉吏,颇受百姓爱戴。两首诗的题刻,前楷后隶,风格鲜明,力透石壁。诗作内容虽皆为歌咏百丈瀑布,却以境寓情,各怀气

象。数百年时光如白驹过隙,物是人非,让人生发古人之幽思。

至石径尽头左拐,瀑布就挂前方。远望如一白练扑天垂落,风吹处微微斜逸,水雾如烟。至前,瀑布落地有声,虽不震耳,但足以荡涤心中的沉闷和身上的疲劳。百丈崖绝壁如削,高冷峻峻。雨季,山泉激流在崖顶奔腾而下,形成飞瀑。百丈崖瀑布分三叠,前两叠较为舒缓,自上而下流至第三叠陡然大变,垂直而泄,像天河倒灌,蔚为壮观。

乘缆车去玉皇顶别有一番情致。临窗远眺,满眼是绿,一层层,一片片,那些沟沟坎坎、高峰缓坡,都被绿色填平了,漫无边际,自己感觉就是一只从天空飞过的小小鸟。低头向下直视,竟看得见

密林中的小溪顺流而下,曲曲弯弯,上面漂着少许的落叶,是那樣的舒缓和惬意。树林在缓缓移动,大树下面是小树,小树下面是灌木,灌木下面是野草,密密麻麻,都占据着自己的空间,长得满满当当。目之所及,无边的林海太丰茂了,到处充溢着厚厚的绿意。

从缆车下来,向北不远便是玉皇顶。顶上建有玉皇阁,高大挺拔,斗拱层叠,牙檐翘出,美观大方,完美体现了古代建筑的精致和沉稳。玉皇阁内供奉着玉皇大帝神像,他的形象,融合了道、佛及民间传说等因素,形态威严,栩栩如生。阁前一左一右分别建有钟楼和鼓楼,各二层,面积不大,但沉稳大气。

玉皇阁外西南角有一大石,

上书“灵气所钟”,是东镇庙康熙御碑的复刻,下笔稳健,结构大方,气息衔接舒缓,宽厚而内敛,意思是所有的灵气都汇聚于此。的确,玉皇顶是沂山的灵魂所在。春风,夏雨,秋霜,冬雪,在四季中坚守,和山同在。春耕,夏种,秋收,冬藏,在一年中呈现。

玉皇顶是沂山的最高峰,站在这里极目远眺,群山如黛,层林尽染,有村落点缀其中,红瓦屋顶如四月的桃花,在万顷绿色中格外惹眼,让人神往。

沂山,是汶、洙、弥、沂四河之发源地。四河承载了各自的使命,各有所归,浩浩汤汤,奔腾向前,流淌数千年而不衰。沂山以阔大的胸怀和丰蕴的内涵,孕育了四条河流,哺育了万千生灵。

家乡灰豆腐

□董国宾

在外地辗转久了,常常相望家乡。相望家乡的山冈,草绿,相望家乡的水车、石磨。乡土风味灰豆腐忽而从走过的时间长河闪回到眼前来。遥远的记忆里,那是嵌在时光中的一粒珠,燃烧了乡亲们泥土味的日子。

家乡做灰豆腐的习俗沿袭已久,外地很多地方却不知其味。这独特的灰豆腐,年复一年地诉说着独属家乡的真情故事。

在家乡农村,人们会在空闲地里种上大豆,采收后拿出来晾晒,挑拣,选出好的豆子来做豆腐。做灰豆腐的主要原料是鲜豆腐和草木灰,其制作过程谈不上复杂,但每一道工序都满含农民的智慧和实践。

因为鲜豆腐水分大,细致的人家会先把豆腐入蒸锅蒸一下,缩去豆腐中的水分。待蒸好的豆腐冷却,再切成2-3厘米厚、长10厘米的长方块,然后放入一个敞口盆子。接下来往盆中撒一层草木灰,放一层切好的豆腐块,一层层循环下去。隔上几个小时将豆腐块取出,清理掉湿灰,重新换一次干灰,如此数次反复,豆腐水分被草木灰吸净,变得又黑又硬,灰豆腐原料也就差不多告成。最后从盆中取出,冲洗干净,豆腐干就变成灰黄的颜色。农家拿来做菜,炒着吃,拌着吃,都是乡间美味。

在满口方言的故乡,灰豆腐是一个醒目的符号。乍看,让人惊异,足以满足外地人的好奇心。其实,这

出其不意的一招一式,是家乡人来自于生活的发掘和大胆地实践。看那奇特的灰豆腐制作过程,草木灰中的微量元素渐渐渗入豆腐,不仅增加了豆腐的香味,还丰富了其营养价值。

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同其他人家一样,母亲将做灰豆腐视作家常。母亲做菜细致,草木灰是刚从锅底掏出来的,带有一些余热,常以桤桤枝作材烧制。作为一名农村家庭主厨,母亲自有她的一套成熟经验和做法。母亲取来浸透晾干草木灰的一小块豆腐,再进行一次细加工。她先把适量酱油倒入锅内烧热,把茴香、花椒、生姜等调料入锅烧干,迅速将灰豆腐放进去,适当时候捞出,凉透,最后一个环节把豆腐和酱油一起倒入坛内,酱油要淹没豆腐。食用时,随时把豆腐从坛中捞出,切成丝或块状入盘,调以葱丝、酱油、香油等,搅拌一下即可食用了。

灰豆腐于家乡不稀奇,但它是家乡的特色菜,宝贝菜。它的香馥和独到,家乡人爱不释手。每每有远亲及友人来我家,一向热情敦厚的母亲,总会变着花样儿做几道灰豆腐菜招待客人。他们先是惊诧于这从草木灰里扒出的土豆腐,转眼又惊叹于它的满口绵香。

简简单单一盘灰豆腐,从遥远的故乡来,到将来的时光里去。它是乡亲们一辈辈的劳碌,还是娘晃动不停的影子。它更是家乡呼唤不止的语言,是我一生抹不掉的乡愁。

村不在大,有圣则名

□宋增芬

大家都知道一句话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,我觉得还可以再续一句:“村不在大,有圣则名”。我说的村子就是南竺院,原名南竺园,位于蒙阴县境内,该村历史悠久,唐朝时期建有南竺寺和寿圣寺,后来曾多次修缮,明朝的两代帝师和文学家公肅、诗人王文翰等都曾多次往返并写过著名的诗句。

在公肅的诗词中,记录了当时的雁塔:“十二楼列开玉京,分明天上落层城”,这在高层建筑稀少的古代,该是另有一番壮美景象。明代嘉庆年间,在寿圣寺银杏树东南50米处还有一块碑碣,王文翰的《树歌行》全文刻在上面。《树歌行》是专门歌颂寿圣寺中银杏树的,石碑现在不见了,有一棵老银杏树还健在,它已经默默见证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and 传说。

仅凭这些文人墨客的足迹和诗文佳作,南竺院已称得上是个历史名村,但它更出名的原因还不仅仅于此。南竺院村中有三

个高大、形状像古墓的土丘,俗称“三山子”,它们不远不近地并排着。传说有很多,最多的传说是刘洪葬在此。算圣刘洪是东汉末年泰山郡蒙阴人,刘洪创建的“乾象历”,为后世历法工作者所尊崇,他还发明了著名的珠算。后人为了纪念他,特地在“三山子”之一的小山上修建了刘洪公园,园内有专门研究珠算的研究会和收藏的各种算盘等,山顶建有一座高塔,塔名“宏蒙”,不过,当地人喜欢称呼刘洪塔,因为刘洪名气大、印象深,也与公园两相呼应。

除了人人皆知的天文和数学贡献,刘洪的人品也广为传扬。除了自小好学,博览群书,他为人严谨,刻苦钻研,为官也很清廉。在任山东掖县侯相时,他赏罚分明,重教化,移风易俗,是一位远近闻名、很有威望和政绩的官员,官民都很敬畏和敬爱他。刘洪还非常有原则,在遇到他人进行学术争论时,他不会明哲保身,而是客观公正地发言,每每阐述观点之后,亲自研究和论证,勇于实践。他还带了很多学生,无私地传授学识和

经验,像徐岳等后来也很有建树。

关于刘洪的墓地在南竺院还是在召子官庄,这事有些争议,因为召子官庄现在还有刘洪的墓碑,已经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而南竺院的后人则有刘洪相关的家谱记载和传说,都还有待于继续考证。不管怎样,这两个小村都因与算圣刘洪有关,成为让人注目的历史名村。毋庸置疑的是刘洪确实是蒙阴人,这在《后汉书》《辞海》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《山东通志》《沂州府志》《蒙阴县志》中都有记载。

“村不在大,有圣则名”,历史名人之于家乡后人,无论过去了多少年,都是无尚的荣光和精神财富。算圣刘洪已经逝去了1800多年,但他的事迹却一直广为流传。后人们为纪念刘洪修建的刘洪公园,现在已成为旅游展览和集吃喝玩乐购一体的文化中心,除了有专门展示珠算文化和刘洪研究成果的地方,逢年过节还有很多大型文化娱乐活动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